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一百零三期
2025年5月　　頁153~185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DOI: 10.6258/bcla.202505_(103).05

修習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 χάρις*

黃　俊　龍**

摘　要

本文以修習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為文本分析 χάρις 的意義。χάρις 是古希臘城邦外交與個人跨社會互動可選擇建立的重要關係，但尚未得到學者足夠重視。本文發現 χάρις 五個特性：首先，χάρις 是專有名詞，指涉特定施恩與受惠關係。其次，在 χάρις 關係中，施恩者與受惠者的不平等是有限不平等，既非絕對也非固定不變。第三，χάρις 有好壞之辯；有正義也有可恥的 χάρις。第四，在 χάρις 關係中信用問題相形重要。最後，χάρις 的不平等關係與民主平等原則有一定程度衝突。本文同時說明 χάρις 關係各方複雜互動；古希臘人擅長操作 χάρις 遊戲規則，爭取最佳利益。

關鍵詞：χάρις　修習底德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　互惠　雅典民主

2024.01.22 收稿，2024.12.20 通過刊登。
* 感謝評審們周詳與專業的評論，獲益良多。也感謝《臺大文史哲學報》編輯在審查與校對的一切協助。
** 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系副教授。Email: lysiasng@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Χάρις in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Ng, Chun-liong*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eaning of χάρις in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χάρις is a technical term that describes the important relationships the ancient Greeks could choose to build when developing city-states diplomacy as well as interpersonal and cross-societal interactions.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s that χάρις characterizes have not yet received signigicant scholarly attention. As such,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d explores five main features of χάρις. Firstly, χάρις is a proper noun that indicates a specific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benefactor and the beneficiary. Secondly, the inequality inherent in χάρις between the benefactor and the beneficiary is temporary rather than absolute and permanent. Thirdly, while χάρις encompasse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reciprocities, it emphasizes disputes over justice, the common good, and unrighteousness. Fourthly, the notion of trust and credibility in χάρις is more important and more critical as compared to other reciprocal relationships. Lastly, the term χάρις is negatively perceived in the domestic affairs of Athens when its inequality contradicts the equalitarian principle of Athenian Democracy. This paper explicates the complex forms of interactions from multiple χάρις-relations and argues that the ancient Greeks' proficiency in manipulating the set of rules of χάρις results in their pursuit of best interests.

Keywords: χάρις,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reciprocity, Athenian democracy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Email: lysiasng@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一個位於希臘西北邊陲的殖民地城邦，伊庇達姆斯（Epidamnus），在西元前 435 年因為長期內戰與對外戰爭先後向兩個母邦求援。伊庇達姆斯兩個母邦分別是科賽拉（Corcyra）與科林斯城邦（Corinth）。科林斯先建立了殖民地科賽拉，科賽拉後來又建立了殖民地伊庇達姆斯。伊庇達姆斯先向科賽拉求援，遭峻拒後轉向科林斯；但科賽拉此時又回頭與科林斯爭奪伊庇達姆斯，雙方兵戎相見。這三個城邦的衝突最後引發希臘世界全面戰爭，歷時 27 年。

伊庇達姆斯是修習底德（Thucydides, c.460-400 BC）選擇展開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第一個事件，其重要性不言可喻。修習底德在這段歷史用了兩個專門詞彙區分兩類外交關係：τιμωρία 與 χάρις。前者是伊庇達姆斯向母邦科賽拉與科林斯求援的用詞；後者則是科賽拉與科林斯競爭雅典支持的用詞。τιμωρία 與 χάρις 意思相近，都有援助之意，但修習底德並不混用，而是嚴格區分這兩個詞。τιμωρία 用於伊庇達姆斯，科賽拉與科林斯的互動；修習底德從不用 τιμωρία 形容科賽拉或科林斯與雅典之間關係。τιμωρία 與 χάρις 毫無疑問地指涉古希臘國際體系中兩套截然不同外交關係。[1]

τιμωρία 與 χάρις 都指涉助人與受助者。依脈絡，τιμωρία 可譯為幫助、援助、請求與同胞責任等。χάρις 與動詞 χαρίζομαι 可譯為〔受惠者的〕感謝、感恩、感激與回報；〔施恩者的〕施恩、恩情、貢獻；在雅典民主文化脈絡下，也譯成取悅、奉承與諂媚等。τιμωρία 與 χάρις 是不同關係。關係不同，人際互動方式不同。翻譯上常常不得不譯為單方面行為，「關係」特質消失，造成概念混淆。本文會依行文脈絡交待各歷史角色在人際關係中的位置。

本文以修習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為文本，分析 χάρις 在城邦外交與個人跨社會互動的運作。本文發現 χάρις 以下五個特性：首先，χάρις 是特定的施恩與受惠關係，雖然應用廣泛，但與 τιμωρία, βία（武力）, φιλία（友誼）明顯不同。[2]其次，在 χάρις 關係中施恩者

1 Liddle and Scott (1996) 是標準希臘文字典；相關條目解釋 τιμωρία 與 χάρις 基本意義，但未進一步說明兩者差別。

2 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為 χάρις 提供兩個定義。在 Eth. Nic. 1132b31-1133a5 他以互惠原則定義 χάρις；但在 Rh.1385a17-19 他以利他原則（altruism）定義 χάρις。見 Van Berkel (2020: 70-71; 104-5)。但不管如何，在修習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所有 χάρις 的用法全都沒有利他原則成份。我們並不認為亞里斯多德有資格指導修習底德的希臘文。古代作者名字與書名依據 Hornblower and Spawforth 2012 的縮寫表。古代文獻引文出處依照牛津格式（the Oxford referencing styl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受惠者的不平等是有限不平等。施恩者地位一方面取決於恩情價值，另一方面也非固定不變；當受惠者報恩後，雙方不平等狀態便消失。第三，χάρις 有好壞之辨。古希臘人時常爭辯施恩者是否應該幫忙，以及受惠者受惠後應否回報。第四是信用問題。χάρις 雖然是一種互惠關係，但在國際政治當中並沒有任何有效機制保證受惠者日後回報，受惠者信用問題因此相形重要。最後，χάρις 的不平等關係與民主平等原則有些衝突，雅典民主強調公民平等，就雅典內部公民與公民關係而言，χάρις 並非全然正面字眼。

《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研究的理想起點，其豐富內容具體呈現 χάρις 在國際關係的面貌。其他史詩、戲劇與演說辭等相關文本分析有待日後機緣。本文使用 Gregory Crane 在 2000 年主編，Yale University Press 出版的數位資料庫，全文檢索《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 χάρις、χαρίζομαι、τιμωρία、βία、φιλία 等相關字出現段落。χάρις 是描述特定外交關係的技術名詞，自然是修習底德描述該外交關係第一選擇用語。修習底德或許會為了避免重複有時採用其他用詞，但 χάρις 相關段落已足以說明此一外交關係的意義。本文擇要說明 χάρις 相關段落，其他字詞說明則以突顯 χάρις 特性為限。

二、文獻回顧

本文補充目前學界研究二個不足之處。就我所知，首先，對於 χάρις 的研究，學者並未意識 χάρις 是專有名詞，指涉特定互惠關係。在古希臘倫理學研究上，學者通常以相互原則（reciprocity）概括定義 χάρις 與其他人際關係。但相互原則只是古希臘各種人際關係最基本原則。目前學者在這個共同原則之外並未進一步釐清 χάρις 與其他人際關係的許多重要區別。本文並非主張 χάρις 是少見的社會關係，而是要釐清 χάρις 與其他互惠關係不同的運作邏輯。

A. W. Gomme, A. Andrewes and K. J. Dover 在 1991 年編輯的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極少相關討論。Simon Hornblower 在 1991 至 2008 年編輯的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沒有實質幫助。P. J. Rhodes 在 1998 至 2014 年編輯，Aris and Philips Classical Texts 出版《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一至四卷註釋也未注意 χάρις 這個議題。Cambridge Greek and Latin Classics 系列三冊註釋本同樣未關注 χάρις 這個議題。[3]

Bonnie MacLachlan 在 1993 年 *The Age of Grace: Charis in Early Greek Poetry* 是以 χάρις 為主題的專書。這本書分析的主要文本是修習底德之前的希臘史詩與

3 Pelling (2022a); Pelling (2022b); Rusten (198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悲劇。這本書也誤將親情納入 χάρις 範疇當中（MacLachlan 1993: 27, note 21）。但就作者提供的《伊利亞德》（the *Iliad*）兩個例子來說，荷馬其實並未以 χάρις 描述父母與子女關係；而夫妻之間關係是 χάρις，則是因為婚姻被類比為交易行為。[4]Christopher Gill 等人在 1998 年主編論文集 *Reciprocity in Ancient Greece* 討論相互原則各面向。但從索引相關段落來看，χάρις 仍只是被理解為一般互惠關係，並未再被細分與其他互惠關係的差異。Polly Low 在 2007 年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lassical Greece: Morality and Power* 是探討古希臘國際關係重要著作，但這本書並未區分 χάρις, τιμωρία, βία 等等重要外交關係的不同。該書索引並未列出這些重要名詞，書中也甚少討論《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 χάρις 相關段落。Maria Fragoulaki 在 2013 年 *Kinship in Thucydides: Intercommunal Ties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注意到 χάρις 與血緣文化關係的差異。[5]可惜這本書主題是血緣關係，對於 χάρις 只是附帶一提，並未進一步分析。Tazuko Anglea van Berkel 在 2020 年 *The Economics of Friendship: Conceptions of Reciprocity in Classical Greece* 是近期重要著作，詳細分析古希臘各種人際關係。但在這本書裡，χάρις 仍未被視為特定與獨立的一類，而是與 φιλία 混為一談，當作是所有互惠關係一個面向。[6]

第二，大多數研究未充分注意 χάρις 的動態發展，特別是在國際關係方面。跨社會 χάρις 的建立、發展與結束牽涉許多複雜利益考量與道德爭議。非親非故的人與社會如何願意建立 χάρις 關係？χάρις 關係建立後當事者如何維持良性互惠循環，讓施恩者獲得回報而願意繼續付出？當互惠原則與正義等其他價值衝突時，這類價值衝突如何形成，又該如何取捨？最後，χάρις 造成施恩與受惠的尊卑關係，強調平等的古希臘人如何操作這樣的不平等關係，盡可能避免屈居人下？修習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是了解這些動態發展重要文本，但並未獲得充分重視。

MacLachlan 在 1993 年 *The Age of Grace: Charis in Early Greek Poetry* 提到 χάρις 關係的破裂。例如，特洛伊戰爭中阿其里斯（Achilleus）自認是為阿加曼

4 MacLachlan (1993: 27): "A dying young soldier is described as having 'seen no *charis*' from his bride, although he had given a great sum as a bride price (Il.11.241-42)."

5 Fragoulaki (2013: 86): "both the Kerkyraians and the Korinthians use the words εὐεργεσία and χάρις as a moral leverage for their approach to Ionian Athens, that is, a city outside the circle of their *xyngeneis* and therefore 'natural' allies."

6 Van Berkel (2020: 69): "The term χάρις operates in all realms of human life. It is inextricably bound up with φιλία, i.e., with all types of long-term reciprocal relations, ranging from the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 to political alliance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農（Agamemnon）遠征特洛伊，卻遭阿加曼農當眾羞辱（MacLachlan 1993: 18-19）。但是 MacLachlan 並未充分體認 χάρις 與正義問題的複雜關係，反而認為不回報恩情就是不正義。[7]MacLachlan 原則沒錯但太過空泛。我們必須進一步追問如何正義地回報恩情？以本文提到的希臘城邦布拉泰亞（Plataea）為例：雅典曾經幫助布拉泰亞，布拉泰亞理當回報雅典，但幫助雅典欺壓其他城邦是合乎正義的回報？

Christopher Gill 等人在 1998 年論文集 *Reciprocity in Ancient Greece* 中有數篇文章討論 χάρις 部份相關爭議。Anna Missiou 的"Foreign Affairs of Fifth-Century Athens and Sparta"提到雅典選擇盟友建立 χάρις 的考量（Missiou 1998: 184）。Paul Millett "The Rhetoric of Reciprocity in Classical Athens"（1998: 243-44）以及 David Konstan "Reciprocity and Friendship"（1998: 280）討論 χάρις 與雅典民主的緊張關係。本文會在相關段落討論這些文章觀點。Tazuko Angela van Berkel 的 *The Economics of Friendship* 描述 χάρις 關係中人們彼此互助，不分彼此也不計較的理想情境。[8]Van Berkel 並未探究國際現實下兩個城邦為何選擇對方建立 χάρις，而非選擇其他城邦；也沒有探究受惠城邦日後不願回報等等問題。從這本書索引來看，引用修習底德的次數極少。

總結來看，就研究現況而言，絕大多數學者都未注意 χάρις 其實是特定互惠關係，並非互惠關係泛稱。一些學者雖然多少注意到 χάρις 建立與發展過程的爭議與變化，但常與其他各種人際關係混淆，以致分析混亂與不全面。本文補充全球學界在這方面的研究不足。

三、χάρις 的定義

χάρις 雖然是古希臘社會常見關係，但仍只是眾多互惠關係的一種：一方有迫切需要向另一方求援，另一方伸出援手，雙方便建立了 χάρις 的關係。基於互惠這個古希臘最根本倫理原則，受惠者有回報施恩者的道德義務。在《伯羅

7 Maclachlan (1993: 80): "This *do ut des* was the foundation of *koinonia* (common fellowship), the core of Greek society. Giving one another what each was due saved the society from anarchy. Behavior that did not conform to this pattern was intemperate, greedy, selfish."

8 Van Berkel (2020: 92): "χάρις -terminology implies a successful interaction and successful interactions imply the script of long-term reciprocity. Within this script of the long run, there is no meaningful difference between givers and receivers, donors and recipient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奔尼撒戰爭史》χάρις 通常搭配具有回報與還債意義的動詞與名詞，例如 προοφείλω, ὀφείλω, ἀντοφείλω, ὀφείλημα, ἀπομιμνήσκομαι, θεραπεύω, ἀνταποδίδωμι, ἀντιδίδωμι, ἀποδίδωμι。[9]χάρις 並非一般借貸或商業買賣；求援者有迫切困難，施恩者雪中送炭。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我們看到許多受戰爭威脅的城邦以及流亡個人尋求 χάρις。倫理上要求受惠者對施恩者除了回報之外，心理上要多一份感激之情。一般商業行為並沒有這樣倫理特質。[10]

χάρις 也與 τιμωρία 不同。在 τιμωρία 關係中雙方必須先有文化或血緣的特殊淵源，才有 τιμωρία 可言，但 χάρις 可存在於文化與血緣不同的陌生人之間，甚至存在於敵人之間。χάρις 建立在非常具體的要求與協助行動上，與雙方文化或血緣無關。《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提到 χάρις 時通常會說明建立 χάρις 的具體與特定恩惠（εὐεργεσία）。因為這些具體施恩行動，雙方才有 χάρις 可言。τιμωρία 則強調文化與血緣關聯，與行動無必然關聯。因此伊庇達姆斯向科賽拉與科林斯請求 τιμωρία 時，都會特別指出他們祖先來自這兩個母邦。（1.25.1）

χάρις 也與 βία（武力）不同。χάρις 依賴自願服從以及道德輿論壓力；βία 則是依侍暴力的非自願關係，而且不受希臘社會稱許。被壓迫的小邦當然不會自願選擇 βία，但即使對大邦而言，以力服人也並非完美選擇。雅典帝國一項重要課題便是對待屬邦政策。主張以力服人者批評 χάρις 無用，屬邦不僅不會牢記雅典恩澤，甚至忘卻自己地位低下的事實，誤以為與雅典平等。然而 βία 也並非完美，強力壓制可能激起激烈反抗，也使雅典成為希臘世界公敵，雅典實力再強也不能應付 βία 造成的長期風險。

χάρις 與 φιλία（友誼）則有二個相同之處，φιλία 亦不預設雙方必須有文化或血統淵源，雖然 φίλοι（朋友）之間常有文化或血緣關聯，但非必然。其次，φιλία 亦是雙方自願建立的關係。但 φιλία 與 χάρις 不同之處在於 χάρις 明明白白依循互惠原則；施恩者理直氣壯提醒受惠者回報的道德義務；但在 φιλία 的關係中，因為不一樣的情感羈絆，互惠變成不能搬上檯面的潛規則。

9 更詳細說明見 Hewitt (1927)；這篇文章 整理從荷馬以來到西元前四世紀期間各階段 χάρις 相關搭配詞的發展。

10 Seaford (1998: 2-3) 列出古希臘互惠原則與現代流行的商業交易三個不同之處。首先，商業交易有保證履行支付義務的權威機構，古希臘互惠行為無此保障。其次，商業交易通常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古希臘的施恩與回報之間有相當的時間差。最後，商業交易有標準的價值計算標準作為公平交易的基礎，古希臘社會的互惠行為無此標準證實施恩與受惠是等值交換。Seaford 的說法可為參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χάρις vs. τιμωρία

τιμωρία 建立在深厚文化或血緣基礎上；[11]但 χάρις 可發生於毫無任何淵源的陌生人甚至是敵人之間。以下三段引文清楚說明 χάρις 這個特質。

1.32.1. 科賽拉城邦派遣使者向雅典求援。科賽拉使者坦言他們與雅典非親非故，沒有幫助過雅典也不是盟友。科賽拉人於是向雅典尋求 χάρις。

> δίκαιον, ὦ Ἀθηναῖοι, τοὺς μήτε εὐεργεσίας μεγάλης μήτε ξυμμαχίας προυφειλομένης ἥκοντας παρὰ τοὺς πέλας ἐπικουρίας, ὥσπερ καὶ ἡμεῖς νῦν, δεησομένους ἀναδιδάξαι ... ὡς καὶ τὴν χάριν βέβαιον ἕξουσιν.（1.32.1）[12]
>
> 禮尚往來，雅典人民啊。倘若有人過去既未曾大力協助各位，也沒有盟約依據，當這些鄰居，就像我們現在這樣，跑來向你們求援。這種人有必要確實說明……他們將會真誠感謝（τὴν χάριν βέβαιον ἕξουσιν）。

1.128.7. 領導希臘擊敗波斯的斯巴達攝政王包參尼亞斯（Pausanias, ?-?470 BC）後來私通波斯王。包參尼亞斯為了向波斯王示好，私自縱放重要波斯戰俘；他更提議娶波斯公主，承諾讓斯巴達與整個希臘世界臣服波斯王腳下。包參尼亞斯與波斯王是敵人，不是朋友，兩人甚至來自完全不同文化，但這都不妨礙包參尼亞斯想與波斯王建立 χάρις 的意圖。包參尼亞斯在給波斯王的信中表示：

> Παυσανίας ὁ ἡγεμὼν τῆς Σπάρτης τούσδε τέ σοι χαρίζεσθαι βουλόμενος ἀποπέμπει δορὶ ἑλών.（1.128.7）
>
> 斯巴達大將軍包參尼亞斯希望得到你的感謝（σοι χαρίζεσθαι βουλόμενος），特地釋放這些戰俘。

1.137.2. 雅典將軍提彌斯托克利（Themistocles, c. 524-459 BC）被雅典與斯

11 τιμωρία 這個詞甚少受到注意。Fragoulaki (2013: 32-57) 系統整理古希臘血緣相關詞彙，但並未收入 τιμωρία。

12 我採用 Alberti (1972-2000) 的希臘文版本。中譯為作者本人翻譯。δίκαιον 一般譯為正義或公平。但這翻譯太過空泛。本文參照行文脈絡，譯為「禮尚往來」，方便讀者理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巴達通緝，他威脅利誘，說服某船長將他送到亞洲。提彌斯托克利欠船長一份恩情，以金錢作為回禮。提彌斯托克利與船長素昧平生，但他仍然可以請求船長幫忙。提彌斯托克利回報船長後才前往波斯。此段描述另一重點，如後文所述，χάρις 有信用問題，修習底德以此細節稱讚提彌斯托克利是懂得感恩的信用之人。

> πειθομένῳ δ' αὐτῷ χάριν ἀπομνήσεσθαι ἀξίαν. ὁ δὲ ναύκληρος ποιεῖ τε ταῦτα ... ὁ Θεμιστοκλῆς ἐκεῖνόν τε ἐθεράπευσε χρημάτων δόσει.（1.137.3）
>
> 〔提彌斯托克利承諾〕若船長答應他的要求，他會回報相當的感謝。（χάριν ἀπομνήσεσθαι ἀξίαν）船長照做……提彌斯托克利以金錢為禮回報船長。

τιμωρία 是 τιμή 與 ἀείρω 兩個字結合。就字源來看，是擔起與帶來榮耀之意。Τιμωρία 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共出現 29 次；11 次意義為援助，18 次意義為報復。依據 H. G. Liddle and Robert Scott *A Greek English Lexicon*，τιμωρία 有報復與援助兩個基本意義，依文本脈絡決定。11 個援助案例中援助者與被援助者都有深厚文化或血緣關係，毫無例外。顯然這個特定關係是援助的必要條件之一。援助意義的 τιμωρία 因此可理解為文化或血緣關係衍生的道德權利與義務；並非所有求助者都符合 τιμωρία 的條件。[13]*A Greek English Lexicon* 解釋動詞 τιμωρέω 為幫助受害者報復（to help him to retaliate），這解釋大幅度限縮幫助的面向，似乎有點太過，至少伊庇達姆斯對科賽拉與科林斯的要求主要都是解除危機，不是報復敵人；伊庇達姆斯甚至要求科賽拉幫助他們與敵人和解。（1.24.6-1.25.3）以下引文說明 τιμωρία。

1.25.1. 伊庇達姆斯從母邦科賽拉那邊得不到任何幫助，被迫改向另一母邦科林斯求援。伊庇達姆斯先向德爾菲神殿請示，得到肯定答案。伊庇達姆斯向兩個母邦求助時使用的詞都是 τιμωρία，突顯伊庇達姆斯跟這兩個城邦的特殊文化淵源。另外要注意的是，伊庇達姆斯獻城（παραδίδωμι）科林斯，以此儀式確認科林斯為母邦，然後才提出 τιμωρία 的要求，這三階段似乎有因果關聯。

13 這 11 個案例出現在 1.25.1, 1.25.1, 1.25.3, 1.38.5, 1.58.1, 1.69.5, 1.124.1, 3.20.1, 4.25.9, 5.112.2, 6.93.2. 其中較特殊的關係是雅典與布拉泰亞城邦（Plataea）的關係（3.20.1）；布拉泰亞的文化身份並不清楚，但歷史上與雅典關聯密切非常，甚至被認為曾是雅典的一部分。Hansen and Nielsen (2004: 4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換句話說，科賽拉原本更有資格被稱作伊庇達姆斯的母邦，科林斯經過獻城儀式後才確認與科賽拉並列為伊庇達姆斯的母邦。

> γνόντες δὲ οἱ Ἐπιδάμνιοι οὐδεμίαν σφίσιν ἀπὸ Κερκύρας τιμωρίαν οὖσαν ἐν ἀπόρῳ εἴχοντο θέσθαι τὸ παρόν, καὶ πέμψαντες ἐς Δελφοὺς τὸν θεὸν ἐπηρώτων εἰ παραδοῖεν Κορινθίοις τὴν πόλιν ὡς οἰκισταῖς καὶ τιμωρίαν τινὰ πειρῶντ' ἀπ' αὐτῶν ποιεῖσθαι.（1.25.1）
>
> 伊庇達姆斯城邦人民得知科賽拉城邦不會給予他們任何幫助（τιμωρίαν）。他們坐困愁城，無法解決眼前危機，於是派人前往德爾菲神廟請示神明是否可將城邦獻給科林斯城邦，以科林斯為母邦，以便從科林斯那邊獲得一些幫助（τιμωρίαν τινὰ）。[14]

1.25.3. 科林斯人接受了伊庇達姆斯的請求（τιμωρίαν），修習底德指出，科林斯的理由之一是科林斯也是伊庇達姆斯的母邦。這裏的 τιμωρία 必須理解為伊庇達姆斯提出的請求，但也是科林斯身為母邦的責任。[15]修習底德另一個理由是科林斯憎恨科賽拉；這個解釋源自修習底德的人性觀。

> Κορίνθιοι δὲ κατά τε τὸ δίκαιον ὑπεδέξαντο τὴν τιμωρίαν, νομίζοντες οὐχ ἧσσον ἑαυτῶν εἶναι τὴν ἀποικίαν ἢ Κερκυραίων, ἅμα δὲ καὶ μίσει τῶν Κερκυραίων, ὅτι αὐτῶν παρημέλουν ὄντες ἄποικοι·（1.25.3）
>
> 科林斯人依國際慣例承接這項請求（τὴν τιμωρίαν），因為他們認為伊庇達姆斯不僅是科賽拉殖民地，同時也是他們的殖民地；但同時也是因為他們怨恨科賽拉人，因為科賽拉雖是他們的殖民地，卻不尊重科林斯。

1.38.6. 科林斯宣稱幫助伊庇達姆斯是基於 τιμωρία（身為同胞的責任）

> ἐλθόντων δὲ ἡμῶν ἐπὶ τιμωρίᾳ（1.38.6）
>
> 我們基於同胞責任（ἐπὶ τιμωρίᾳ）而介入

14 Rhodes (2014a: 67) 翻譯為 retribution，我認為不太恰當；Richard Crawley(1998: 17) 與 Steven Lattimore (1998: 15) 分別譯為 assistance 與 aid 比較恰當。

15 Crawley (1998: 17) 此處翻譯頗為適切："[the Corinthians] felt it to be kind of duty to undertake their protec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124.1. 科林斯人呼籲伯羅奔尼撒人馳援（ποιεῖσθαι τιμωρίαν）被雅典圍困的玻提岱亞（Potidaea），因為玻提岱亞城邦屬於相同的多利安文化（Dorians），卻被身為艾奧尼亞人（Ionian）的雅典圍攻。顯然，τιμωρία 的關係不只限於母邦與殖民地，也包括同文化社會，而且是相當重要關係，是發動戰爭的理由之一。

> μὴ μέλλετε Ποτειδεάταις τε ποιεῖσθαι τιμωρίαν οὖσι Δωριεῦσι καὶ ὑπὸ Ἰώνων πολιορκουμένοις（1.124.1）
>
> 不要遲疑，立刻援助（ποιεῖσθαι τιμωρίαν）玻提岱亞城邦；他們同是多利安人，此刻正被艾奧尼亞人圍困著。

（二）χάρις vs. βία/ φόβος

在 χάρις 的關係中，求助者主動提出請求，自願承認施恩者優越地位，與依賴武力威嚇（βία/φόβος）的宰制關係明顯對立。古希臘人明確區分兩者不同。在國際關係中，施恩的霸權要比恃強凌弱的霸權更有道德高度，但施恩的霸權需要臣屬城邦心悅誠服，不若武力立即見效。

1.9.3. 修習底德認為希臘城邦之所以追隨阿加曼農遠征特洛伊，主要是因為畏懼阿加曼農的武力而不是因為 χάρις 的關係。這句話突顯 χάρις 與武力不同。

> ἅ μοι δοκεῖ Ἀγαμέμνων παραλαβὼν καὶ ναυτικῷ ἅμα ἐπὶ πλέον τῶν ἄλλων ἰσχύσας, τὴν στρατείαν οὐ χάριτι τὸ πλέον ἢ φόβῳ ξυναγαγὼν ποιήσασθαι.（1.9.3）
>
> 我認為阿加曼農繼承父祖輩的武力再加上海軍，他因此比大多數人更強大。他集結軍隊遠征靠的不僅是恩情，也依賴武力威嚇。（οὐ χάριτι τὸ πλέον ἢ φόβῳ）

1.33.2. 科賽拉使者假設雅典重視力量（δύναμις）超過金錢（χρημάτα）與 χάρις。這句話同樣顯示 χάρις 與武力分屬不同範疇。

> ὑμεῖς ἂν πρὸ πολλῶν χρημάτων καὶ χάριτος ἐτιμήσασθε δύναμιν（1.33.2）
>
> 假如你們雅典人重視力量更甚金錢與恩情（πρὸ πολλῶν χρημάτων καὶ χάριτο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77.1-4. 西元前 432 年，伯羅奔尼撒戰爭前夕，雅典使者在斯巴達發表極重要演講，這篇演講建立雅典帝國主義論述基本架構。在這篇演講中，雅典使者抱怨雅典原本採取懷柔政策，希望屬邦感激而臣服（χάριν ἔχουσιν），結果雅典實力被低估，地位被貶低（ἐλασσούμενοι, 1.77.1），屬邦興起與雅典平等的錯覺。雅典過去依平等法律（τοῖς ὁμοίοις νόμοις）處理屬邦與雅典的契約糾紛，讓屬邦習慣與雅典平起平坐（οἱ δὲ εἰθισμένοι πρὸς ἡμᾶς ἀπὸ τοῦ ἴσου ὁμιλεῖν），反而對於雅典法院判決心懷怨恨。使者揚言，倘若雅典一開始便明確建立武力至上原則，這些抱怨便無存在理由；屬邦就會認清武力不平等的事實，認命接受雅典的優越。這是雅典帝國主義者常有心態。雅典不願赤裸裸武力壓迫，友善屬邦，屬邦卻不知感恩，不知分寸，居然以為真有資格跟雅典平起平坐，殊不知雅典的友誼其實是施捨。後來的伯里克利（Pericles，c.495-429 BC），克里昂（Cleon，?-422 BC），尼西亞斯（Nicias，c.470-413 BC）都如此看待雅典帝國與屬邦的關係。[16]

這段話涉及重要且複雜議題，譬如平等、正義與自然律的關聯，我們這裡只藉此段文字說明 χάρις 與 βία 的對立。χάρις 與 βία 都是不平等關係；但 χάρις 是下位者心悅臣服上位者；βία 則不以下位者心悅為條件，雖然下位者可能如雅典使者所言，因認清弱肉強食的事實而服從。不管是 χάρις 或者 βία 都有不穩定問題：雅典帝國主義者討論的核心問題之一便是懷柔（χάρις）或者高壓（βία）何者更能夠穩固雅典帝國與屬邦的不平等關係。

> καὶ οὐδεὶς σκοπεῖ αὐτῶν τοῖς καὶ ἄλλοθί που ἔχουσιν ἀρχὴν καὶ ἧσσον ἡμῶν πρὸς τοὺς ὑπηκόους μετρίοις οὖσι δι' ὅ τι τοῦτο οὐκ ὀνειδίζεται. βιάζεσθαι γὰρ οἷς ἂν ἐξῇ, δικάζεσθαι οὐδὲν προσδέονται. οἱ δὲ εἰθισμένοι πρὸς ἡμᾶς ἀπὸ τοῦ ἴσου ὁμιλεῖν, ἤν τι παρὰ τὸ μὴ οἴεσθαι χρῆναι ἢ γνώμῃ ἢ δυνάμει τῇ διὰ τὴν ἀρχὴν καὶ ὁπωσοῦν ἐλασσωθῶσιν, οὐ τοῦ πλέονος μὴ στερισκόμενοι χάριν ἔχουσιν, ἀλλὰ τοῦ ἐνδεοῦς χαλεπώτερον φέφουσιν ἢ εἰ ἀπὸ πρώτης ἀποθέμενοι τὸν νόμον φανερῶς ἐπλεονεκτοῦμεν.（1.77.2-4）
>
> 批評雅典的人都沒看到世上其他地方也有帝國，那些帝國對待屬邦的方式比我們雅典人更不人道。為什麼都沒人批評？因為只要他們

16 Crane (1998: 120) 提到雅典帝國要求盟邦在雅典娜女神祭典（Panathenaia）與酒神祭典（Dionysia）以指定祭品獻祭，為的是將雅典與盟邦關係從 βία/χάρις 轉化為母邦與殖民地的關係（kinship and ἀποικία），也就是 τιμωρία. 這是分析雅典帝國主義時非常重要的一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訴諸武力（βιάζεσθαι），就不需要依法仲裁爭議。那些雅典屬邦已經習慣與我們雅典人平起平坐，於是只要一有不如意，不管是因為法律仲裁結果還是因為雅典帝國實力，只要對他們不利，他們不會因仍然保有的財產而心懷感激（χάριν ἔχουσιν），反而更怨恨他們的損失。假如我們雅典人一開始便把法律擺一邊，不掩飾地直接搜刮，反而不會引來這麼多抱怨。

3.37.2. 雅典政治領袖克里昂（Cleon，?-422 BC）延續雅典使者在斯巴達的說法（1.77.1-4），斥責雅典人民妄想施恩換取盟邦心悅誠服；他指出雅典事實就是依賴武力統治屬邦的帝國。

οὐκ ἐς τὴν τῶν ξυμμάχων χάριν μαλακίζεσθαι, οὐ σκοποῦντες ὅτι τυραννίδα ἔχετε τὴν ἀρχὴν καὶ πρὸς ἐπιβουλεύοντας αὐτοὺς καὶ ἄκοντας ἀρχομένους, οἳ οὐκ ἐξ ὧν ἂν χαρίζησθε βλαπτόμενοι αὐτοὶ ἀκροῶνται ὑμῶν, ἀλλ᾽ ἐξ ὧν ἂν ἰσχύι μᾶλλον ἢ τῇ ἐκείνων εὐνοίᾳ περιγένησθε.（3.37.2）

你們心軟也換不到屬邦感激（χάριν）。你們不懂你們的帝國就是暴政，你們統治的是心懷不軌與被迫屈服的城邦；他們絕不是因為你們施恩（ἂν χαρίζησθε）與自殘而聽命於雅典。相反地，更多的是因為你們自身武力（ἰσχύι），而不是因為他們的善意，你們才得以君臨天下。

4.20.3-4. 西元前 425 年，戰爭第七年，雅典在派洛斯島（Pylos）包圍數百名斯巴達戰士。斯巴達接受雅典停戰條件，交出 60 艘戰艦，派遣使者低聲下氣向雅典求和。斯巴達使者強調斯巴達威武不能屈，但可被恩情召喚。這段文字清楚顯示 χάρις 與 βία 的評價不同。斯巴達其實是迫於形勢才低聲下氣，但斯巴達使者將 βία 轉化為 χάρις，讓斯巴達有台階可下。

αὐτῶν τε προκαλεσαμένων χαρισαμένοις τε μᾶλλον ἢ βιασαμένοις.（4.20.3）

他們〔斯巴達人〕可以恩情感動，多於被武力脅迫（χαρισαμένοις τε μᾶλλον ἢ βιασαμένοι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χάρις vs. φιλία

廣義的 φιλία 涵蓋的社會關係遠大於現代人理解的友誼與朋友。φιλία 包括許多彼此關懷，互相幫助扶攜的人際關係，包括父母子女、丈夫與妻子、親戚、鄰居，黨派成員，城邦與城邦的互動，甚至可以指涉人與神的關係（Van Berkel 2020: 10-11）。但是如此廣義的 φιλία 太過複雜，無法分析。

部份學者主張古希臘文化中有另一種狹義與理想的 φιλία。依據這些學者說法，真正的 φιλία 有三個特質。首先，φιλία 是長期友好關係。Van Berkel 的 *The Economics of Friendship* 是近期重要研究，他定義 φιλία 如下（Van Berkel 2020: 11）：

> φιλία 這個詞最明顯與最重要意義是彼此扶持的長期關係。兩個或以上朋友彼此好感，並以某些方式將這個彼此扶持的好感表達出來。

φιλία 第二個特質是平等，φίλοι（朋友）之間互為施恩者與受惠者，在長期互惠之下，施恩者與受惠者的區別逐漸模糊，施恩者與受惠者的不平等跟著消失。Van Berkel（2020: 92）寫道：

> 連續成功互動意味著長期互惠關係。長期而言，付出者與接受者，施恩者與受惠者的區分不再重要，因為那些都是隨時轉換的角色。[17]

最後，許多學者認為 φιλία 具有為 φίλοι 犧牲奉獻，不求回報的利他精神（altruism）。這是極具爭議的主張，因為一般認為互惠原則是古希臘所有人際關係最基本要素，利他主義即使存在，也非主流價值。[18]Van Berkel （2020: 31）

17 這裡錯將 χάρις 把 φιλία 混為一談，都定義為長期的互惠或友好關係。

18 亞里斯多德是古希臘利他主義（altruism）主要依據。Arist. Eth. Nic. 1155b31; Rh. 1380b35-1381a6; 1385a17-19. 見 Konstan (2000)。Zanker (1998) 主張利他主義是互惠原則之外另一古希臘倫理傳統。Zanker (1998) 完全未提到修習底德。Van Berkel (2020: 72) 主張古希臘的利他主義在西元前第五世紀後逐漸消失，但 Van Berkel 並未提出證據證明利他主義曾經存在於遠古時期（the Archaic age）。古希臘利他主義的主要證明仍然是西元前第四世紀亞里斯多德的哲學文本。古希臘互惠倫理與利他主義的關係是當今重要研究議題，但 Seaford (1998: 6) 委婉主張利他主義並非古希臘倫理的重要概念；近代資本主義社會興起，自利主義（egoism）與利他主義這一組對立概念才躍上歷史舞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便認為真正 φιλία 不求回報。

> 友誼不只是施恩與受惠，因為在真正友誼當中，φίλοι 是不求回報地幫助朋友，純粹為對方著想，甚至不希望對方察覺，也根本不計較。

χάρις 與上述 φιλία 不完全相同。χάρις 不一定是長期關係，譬如科林斯城邦要求雅典回報科林斯的相同價值的 χάρις，意思是一報還一報，就此了結。（1.43.1-2）提彌斯托克利回報船夫後離開，兩人的 χάρις 也無以為繼。其次，所謂施恩者與互惠者不平等因長期互惠而消失，就好像部份經濟學者主張自由市場經濟長期而言必然達到資源最佳分配一樣。這類說詞並不能解決現實過程種種問題。最後，《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所有 χάρις 都明顯不是利他行為。我們以四段引文說明 χάρις 與 φιλία 的不同。

1.41.1. 科林斯與雅典常有衝突，兩者關係比陌生人更糟，但科林斯使者宣稱兩個城邦之間仍有 χάρις。科林斯使者細數科林斯過去恩情，要求雅典回報，但科林斯使者旋即表明雙方並非密切朋友，但也還沒有到公開決裂為敵人的程度。這句話至為關鍵，因為清楚表明 χάρις 與 φιλία 是不同關係。

> παραίνεσιν δὲ καὶ ἀξίωσιν χάριτος τοιάνδε, ἣν οὐκ ἐχθροὶ ὄντες ὥστε βλάπτειν οὐδ' αὖ φίλοι ὥστ' ἐπιχρῆσθαι, ἀντιδοθῆναι ἡμῖν ἐν τῷ παρόντι φαμὲν χρῆναι.（1.41.1）
>
> 這是〔我們的〕建議也是我們施恩者應得的回報（ἀξίωσιν χάριτος）；我們既不是會互相傷害的敵人（ἐχθροί），也不是會互相幫助的朋友（φίλοι）；我們認為你們現在必須回報我們的恩情。

4.20.3-4. 西元前 425 年，戰爭第七年，雅典在派洛斯島（Pylos）圍困數百名斯巴達公民。如前所述，斯巴達使者低聲下氣向雅典求和。斯巴達使者在演講結論時呼籲雅典見好就收，結束戰爭，希臘城邦都會感謝雅典，斯巴達威武不能屈，但可被恩情召喚。斯巴達以後可以是雅典忠實朋友，兩個城邦還可以合作，號令天下。這段文字除了顯示 χάρις 與 βία 不同之外，也清楚說明 χάρις 不預設雙方存在某種友好關係，這時的雅典與斯巴達甚至是彼此敵人。

χάρις 與 φιλία 不是同一種關係，但 χάρις 能夠幫助建立友誼嗎？可能但不盡然。科林斯使者在雅典的演講已經表明，科林斯使者要求雅典回報科林斯過去的 χάρις，但也表明科林斯與雅典過去與現在都不是朋友。但 χάρις 確實可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成為友誼發展的起點。科林斯使者提到若雅典回報科林斯過去恩情，有助於雙方化解敵意；而斯巴達使者這裡甚至更明確指出雙方未來有可能成為關係密切朋友。[19]

另外，關於 φιλία 的討論一直有個重要爭議：φιλία 必須同時滿足平等與互惠兩個條件。但幫助朋友這件事必然造成不平等的施恩與受惠。斯巴達使者的建議或許提供可能解答。使者建議雅典與斯巴達成為朋友，然後雙方可以合作統治整個希臘世界。在使者想像中，雅典與斯巴達為共同目標合作努力，在這樣關係中，雙方是平等夥伴，而非不平等的施恩與受惠關係。我們或許可以如此理解 φιλία 的平等關係。斯巴達使者如是說：

> καταλύσεως δὲ γενομένης, ἧς νῦν ὑμεῖς τὸ πλέον κύριοί ἐστε, τὴν χάριν ὑμῖν προσθήσουσιν. ἤν τε γνῶτε, Λακεδαιμονίοις ἔξεστιν ὑμῖν φίλους γενέσθαι βεβαίως, αὐτῶν τε προκαλεσαμένων χαρισαμένοις τε μᾶλλον ἢ βιασαμένοις. καὶ ἐν τούτῳ τὰ ἐνόντα ἀγαθὰ σκοπεῖτε ὅσα εἰκὸς εἶναι· ἡμῶν γὰρ καὶ ὑμῶν ταὐτὰ λεγόντων τό γε ἄλλο Ἑλληνικὸν ἴστε ὅτι ὑποδεέστερον ὂν τὰ μέγιστα τιμήσει.（4.20.3-4）
>
> 戰爭的結束與否，現在取決於各位。希臘人都會感念你們恩情。（τὴν χάριν ὑμῖν προσθήσουσιν）如果你們願意，斯巴達人可以主動邀請你們，成為你們忠實朋友（φίλους γενέσθαι βεβαίως）。斯巴達人可以恩情感動，多於用武力脅迫（χαρισαμένοις τε μᾶλλον ἢ βιασαμένοις）。你們要知道這樣作有真正好處而且合理可行：當我們和你們意見一致，你們要知道，整個希臘世界都不能抗拒，只能絕對服從。

2.40.4. 伯里克利（Pericles, c.495-429 BC）在著名葬禮演說中描述雅典帝國與屬邦的關係。他讚美雅典人積極主動建立友誼。雅典是施恩者，是更真誠的朋友；相較之下，雅典盟友未能積極回報雅典恩情，是比較不能依賴的朋友。

> οὐ γὰρ πάσχοντες εὖ, ἀλλὰ δρῶντες κτώμεθα τοὺς φίλους. βεβαιότερος δὲ ὁ δράσας τὴν χάριν ὥστε ὀφειλομένην δι' εὐνοίας ᾧ δέδωκε σῴζειν· ὁ δὲ ἀντοφείλων ἀμβλύτερος, εἰδὼς οὐκ ἐς χάριν, ἀλλ' ἐς ὀφείλημα τὴν ἀρετὴν ἀποδώσων. καὶ μόνοι οὐ τοῦ ξυμφέφοντος μᾶλλον λογισμῷ ἢ

19 斯巴達使者說的是雙方可以是朋友（ἔξεστιν ὑμῖν φίλους γενέσθαι）；使者並沒有說雅典的施恩必然意味著雙方是朋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τῆς ἐλευθερίας τῷ πιστῷ ἀδεῶς τινα ὠφελοῦμεν.（2.40.4-5）
>
> 因為我們雅典人不擅長坐等他人幫助，擅長積極助人來贏得這些朋友。我們是施恩者（ὁ δράσας τὴν χάριν），是更忠誠的一方（βεβαιότερος），朋友都欠我們；我們助人出於善意，以這種方式鞏固友誼。相反地，欠債者是被動一方（ἀμβλύτερος）。欠債者明白，他們回報恩情的行為不是施恩而是還債。（οὐκ ἐς χάριν, ἀλλ' ἐς ὀφείλημα）唯獨我們雅典人不計較利害，因為相信自由的價值，助人義無反顧。

伯里克利這番話當然是雅典帝國主義者自我美化之詞。[20]伯里克利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三次演講時便直言雅典對屬邦而言是暴君，（2.63.2）雅典帝國基礎並非平等友誼，甚至也不是 χάρις，而是 βία。但 βία 不能合理化雅典對其他希臘城邦的壓迫，雅典人於是以 φιλία, χάρις, τιμωρία 來遮掩 βία 的事實。[21]

伯里克利這段話怪異之處在於以不平等的 χάρις 解釋雅典與屬邦的友誼。伯里克利將朋友區分為積極付出的一方以及閃避回報義務的另一方，這其實違反了友誼的平等原則。χάρις 必然有的不平等關係與 φιλία 衝突。伯里克利最後強調雅典真心付出不計較，其實更突顯雅典高高在上。

Van Berkel （2020: 118-19）因此評論：伯里克利破壞了 φιλία 的原則。誇耀對朋友的慷慨其實就是把友誼當作是獲取名聲與優越地位的工具，並非真正不求回報的真友誼。[22]

> 伯里克利混雜了兩個觀點。他從局外人觀點，建議雅典公民協助盟友的方式，點破施恩與受惠關係的政治操作：χάρις 的受惠者就是債務人。同時伯里克利也闡述當事者應有的價值與觀念: 朋友間不應

20 Herman (1998) 認為伯里克利表達了雅典人的真實信仰。Herman (1998)有兩個不甚妥當之處，一是未參考伯里克利與其他雅典政治人物的相關說法；二是混淆了雅典內政與外交政策的差異。Gomme, Andrewes, and Dover (1981: 2.124) 指出雅典帝國主義理想與現實的嚴重矛盾： "No sentence in the Funeral Speech is loftier in tone than this, and none was more often contradicted, not only by Athenian deeds, but by Athenian words as recorded by Thucydides, including Perikles' next speech." Rusten (1989: 156) 看法類似。

21 見前註 16。Missou (1989: 189-90) 看法類似。

22 Hooker (1974: 169) 以及 Christ (2012: 176-77) 看法類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計較、應該信任、善意與慷慨……但是這些當事者的原則與價值不可拿出來炫耀。伯里克利的現實主義分析觀點破壞了這個不可明說的默契。

2.13.1. 伯羅奔尼撒戰爭之初，斯巴達軍隊入侵雅典鄉村。雅典政治領袖伯里克利與斯巴達王阿奇達姆斯（Archidamus, ?469-427 BC）是朋友。伯里克利擔心阿奇達姆斯入侵雅典時刻意不破壞他的田產房屋。阿奇達姆斯的動機或者出於善意，想對他施恩，或者是因為斯巴達政府下令刻意挑撥雅典民眾對他不滿。不管那一種理由，伯里克利搶先宣告捐出城外財產田地。

伯里克利有兩層考量，首先他是雅典主戰派領袖，當其他雅典人因為戰爭蒙受嚴重財產損失，他的土地毫髮無損，當然會激起社會強烈不滿。但伯里克利可能也有另一個考量，他不願意接受阿奇達姆斯給予的恩惠，特別是他無以回報的恩惠。那會讓他永遠屈居阿奇達姆斯之下。伯里克利會淪為他自己鄙視的被動回報的一方，而阿奇達姆斯則成了積極付出，不求回報的高尚施恩者。[23]

> Περικλῆς ὁ Ξανθίππου ... ὑποτοπήσας, ὅτι Ἀρχίδαμος αὐτῷ ξένος ὢν ἐτύγχανε, μὴ πολλάκις ἢ αὐτὸς ἰδίᾳ βουλόμενος χαρίζεσθαι τοὺς ἀγροὺς αὐτοῦ παραλίπῃ καὶ μὴ δῃώσῃ（2.13.1）
>
> 伯里克利……擔心斯巴達王阿奇達姆斯，同時也是他的朋友（ξένος），可能出於想被他感激（βουλόμενος χαρίζεσθαι）的私人動機，刻意減少行經他土地的機會，也不破壞他的收成。

四、 χάρις 是有限的不平等關係

相對於開口求助的受惠者，施恩者當然居於優越地位。但是，這個不平等一旦建立，是否難以取消？本文主張，χαρις 的不平等是有限的；一方面受限於恩情價值，另一方面有時間限制：當受惠者回報恩情後，施恩者優越地位也跟著結束，不能繼續存在。χάρις 並非受人點滴，沒齒難忘。

上述說明有助我們理解科賽拉的選擇。科賽拉對於自身城邦自主頗為堅持，或許是因為與母邦科林斯的長期衝突，也或許如修習底德所解釋，對自身

23 參見 2.40.4. Van Berkel (2020: 78) 提供另一個例子：某人接受朋友資助卻不高興，因為他日後不僅要還錢，還要還恩情（χάρις）；對他而言，恩情比單純金錢借貸更不划算。比較 Christ (2012: 169-91) 列出雅典刻意迴避受人恩惠窘境的幾個例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訊庫

發展與成就相當自傲。（1.25.4）科賽拉向雅典求援，雖然屈居雅典之下，但 χάρις 不像 τιμωρία 那樣形成永久固定的從屬關係，或許是科賽拉勉強接受的選項。[24]

1.43.1-2. 科林斯使者以過去對雅典恩情要求雅典不得收留反抗科林斯的殖民地。（1.41.1）科林斯使者用詞，「你們應給出平等回報」，顯見受惠者回報是以所受恩情為限。

> νῦν παρ’ ὑμῶν τὸ αὐτὸ ἀξιοῦμεν κομίζεσθαι, καὶ μὴ τῇ ἡμετέρᾳ ψήφῳ ὠφεληθέντας τῇ ὑμετέρᾳ ἡμᾶς βλάψαι. τὸ δὲ ἴσον ἀνταπόδοτε（1.43.1-2）
>
> 現在我們有資格從你們那裡獲得相同回報。過去你們因為我們投票而得利，現在不要用你們的投票傷害我們。你們應給出平等回報。（τὸ δὲ ἴσον ἀνταπόδοτε）

1.42.3. 科林斯使者呼籲雅典取消經濟封鎖伯羅奔尼撒盟邦梅嘉拉（Megara）。科林斯使者稱此舉為 χάρις，但科林斯使者不可能主張讓一個伯羅奔尼撒盟邦臣屬雅典之下，χάρις 在此作用單純只是化解敵意。即使是至為關鍵的 χάρις，也不必然使受惠者臣服。

> ἡ γὰρ τελευταία χάρις καιρὸν ἔχουσα, κἂν ἐλάσσων ᾖ δύναται μεῖζον ἔγκλημα λῦσαι（1.42.3）
>
> 最後關頭的恩情（ἡ γὰρ τελευταία χάρις）有關鍵價值；即使只是小小恩惠都能化解深深怨恨。

χάρις 的不平等有限度，最清楚例子應該是三段與波斯王相關段落。在這三個段落中修習底德以 χάρις 與 εὐεργεσία（恩惠，創造 χάρις 關係的具體行為）描述希臘政治領袖包參尼亞斯，提彌斯托克利以及波斯總督提沙佛尼斯（Tissarphernes，?-c. 395 BC）對波斯王的施恩。但波斯王不可能被置於他們之下，這些段落的 χάρις 應理解為表達善意與示好，其目的則是化解敵意，或換取波斯王友善與恩惠，不可能是凌駕波斯王。

24 Fragoulaki (2013: 86) 說明母邦與殖民地的尊卑先天註定：‘The event of colonization initiates an unalterable hierarchy between metropolis and apoikia, comparable to the event of physical birth.’ Crane (1998: 112-13) 認為 χάρις 的不平等無法取消。我認為 Crane 誤解了 χάρις 的意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128.7. 領導希臘擊敗波斯入侵的斯巴達攝政王包參尼亞斯後來私通波斯王。包參尼亞斯縱放重要波斯戰俘向波斯王示好；他也提議娶波斯公主，承諾讓斯巴達與整個希臘世界臣服波斯王腳下。這段文字除了顯示 χάρις 的關係不完全以友誼或任何深刻文化連結為前提之外，也說明 χάρις 也可能是單純化解敵意，不一定形成不平等關係。包參尼亞斯不可能妄想地位高於波斯王。另外，包參尼亞斯設計自己先施恩波斯王，降低仰人鼻息的窘境。他誇稱自己是施恩者，其實是有求於人。

> εὐεργεσίαν δὲ ἀπὸ τοῦδε πρῶτον ἐς βασιλέα κατέθετο ... ’Παυσανίας ὁ ἡγεμὼν τῆς Σπάρτης τούσδε τέ σοι χαρίζεσθαι βουλόμενος ἀποπέμπει δορὶ ἑλών.’（1.128.4-7）
>
> 他先以這種作法施恩波斯王（εὐεργεσίαν ... ἐς βασιλέα）……[再寫信給波斯王] 斯巴達大將軍包參尼亞斯希望得到你的感謝（σοι χαρίζεσθαι βουλόμενος），特地釋放這些戰俘。

1.129.3. 波斯王回信表示包參尼亞斯的恩情將被記載於王室檔案，永誌不忘。波斯王顯然有回報包參尼亞斯的道德義務，但無論如何這不能被理解為包參尼亞斯與波斯王平等，遑論高於波斯王。

> κείσεταί σοι εὐεργεσία ἐν τῷ ἡμετέρῳ οἴκῳ ἐς αἰεὶ ἀνάγραπτος（1.129.3）
>
> 你的恩情（σοι εὐεργεσία）將永遠紀錄在我們家裏。

1.137.4. 前文提到雅典政治人物提彌斯托克利。他後來也叛逃到波斯。提彌斯托克利寫信給波斯王，謊稱因為他的幫助，波斯王的父王才得以安全離開希臘；提彌斯托克利直言波斯王欠他恩情。 同樣地，提彌斯托克利只是一個逃亡者，也不可能妄想因此與波斯王平起平坐；他反而是在請求波斯王施恩於他。提彌斯托克利與包參尼亞斯一樣，用計把自己從求援者變成施恩者。

> μοι εὐεργεσία ὀφείλεται.（1.137.4）
>
> 你欠我一份恩情

8.87.5. 波斯總督提沙佛尼斯（Tissarphernes）計畫幫波斯王省錢。這段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字不能理解為波斯總督凌駕波斯王，因為違背常理。[25]

ὁ δὲ χάριν ἂν δήπου ἐν τούτῳ μείζω ἔτι ἔσχεν.（8.87.5）
他要讓波斯王欠他更多恩情（χάριν）。

五、χάρις 的好壞之辨

伯羅奔尼撒戰爭期間各方都在爭取盟友與資源。在這樣處境下 χάρις 不單純是施恩者與受惠者雙邊關係，而是爭議題目。χάρις 也因此有好壞之辨。各方都在宣稱自己是正義與公平的一方，他們的 χάρις，不管是請求幫助或要求回報，應受到支持；而對手的 χάρις 應被唾棄。

這個區分在布拉泰亞人的審判（the trial of the Plataeans）中看得最清楚。[26]布拉泰亞人在波斯戰爭中極為英勇，而底比斯人則投降波斯，背叛希臘。波斯戰爭後布拉泰亞長期依賴雅典幫助抵抗底比斯的侵略。伯羅奔尼撒戰爭初期，底比斯人聯合斯巴達人終於攻陷布拉泰亞，然後舉行審判決定布拉泰亞戰俘生死。在審判中布拉泰亞人與底比斯人各用了三次 χάρις。其中有好的 χάρις: τὴν χάριν τῆς ἀρετῆς（英勇的恩情），σώφρονα χάριν（睿智的恩情），χάριν δικαίαν（正義的恩情），τὰς [χάριτας] μετὰ δικαιοσύνης（合乎公正的恩情），也有壞的 χάρις: αἰσχρᾶς [χάριτος]（可恥的恩情）。

3.53.4. 布拉泰亞人呼籲斯巴達人不要為了取悅底比斯人作出不公正判決。布拉泰亞人接著強調他們過去為希臘世界貢獻的事蹟作為無罪依據。[27]這

25 Richard Crawley (1998: 531) 將此段譯為 ‘it would only have enhanced his credit’; Rex Warner (1972: 590) 譯為 “he could surely have gained all the more credit;” Steven Lattimore (1998: 456)譯為 “he would certainly have found even greater favor.” 三位譯者都太執著施恩與受惠的不平等關係，以為施恩者一定是上位者，因此都避免譯成波斯總督施恩波斯王。但如果連來自希臘的亡命之徒都可以宣稱施恩波斯王，波斯總督當然也可以施恩波斯王。

26 另外 Missou (1998: 184) 注意到科賽拉與科林斯爭取雅典支持時兩者理由的衝突。但 Missou 誤以為雅典基於濟弱扶傾的正義選擇科賽拉。雅典本身就是欺壓弱小的帝國，何來幫助弱小的義舉？

27 但要注意古希臘人的司法公平概念與利益計算難以區分，法庭判案原則本就會依當事人過去貢獻或傷害來決定。司法正義與城邦利益常常出現在同一個句子裏。在 3.56.7 也可看到，布拉泰亞人也訴諸利益的原則，主張釋放布拉泰亞人才符合斯巴達的真正利益。換句話說，司法公平問題其實是真假利益的問題。見黃俊龍（20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圖書館

段話的 χάρις 是負面的諂媚阿諛，批評作為希臘世界領導者的斯巴達竟然對底比斯低聲下氣，甚至不顧司法公義。布拉泰亞人向斯巴達人喊話：

> δέδιμεν … ἀλλὰ μὴ ἄλλοις χάριν φέροντες ἐπὶ διεγνωσμένην κρίσιν καθιστώμεθα ... τῶν εὖ δεδραμένων ὑπόμνησιν ποιησόμεθα καὶ πείθειν πειρασόμεθα.（3.53.4）
>
> 但我們恐怕你們為了取悅某些人（ἄλλοις χάριν φέροντες），已經對我們未審先判……我們仍會強調我們過去貢獻，試圖說服你們。

3.56.7. 布拉泰亞人細數自己過去功績以及不得不與雅典結盟的理由之後，明確要求斯巴達人肯定布拉泰亞人過去貢獻，他們也呼籲斯巴達人不要為了與底比斯人結盟的短期利益犧牲自己長遠利益。真正利益是回報真正英勇的恩情。

> τὸ ξυμφέρον μὴ ἄλλο τι νομίσαι ἢ τῶν ξυμμάχων τοῖς ἀγαθοῖς ὅταν αἰεὶ βέβαιον τὴν χάριν τῆς ἀρετῆς ἔχουσι καὶ τὸ παραυτίκα που ὑμῖν ὠφέλιμον καθιστῆται.（3.56.7）
>
> 利益無他，無非肯定盟友中的好盟友；只要你們永遠感念他們英勇的恩情（τὴν χάριν τῆς ἀρετῆς），你們也同時鞏固了眼前利益。

3.58.1. 與 3.56.7. 類似，布拉泰亞人再次強調自己過去貢獻，要求做出有利他們的判決。布拉泰亞人請求斯巴達人選擇明智的 χάρις，放棄可恥的 χάρις。可恥的 χάρις 帶給斯巴達人傷害與難以抹滅的可恥名聲。布拉泰亞人作為施恩者，要求斯巴達回報時，應是頗為理直氣壯。但是我們也看到 χάρις 另一特色：χάρις 沒有武力為後盾，不具強制力。斯巴達人明顯友好底比斯，布拉泰亞人只能訴諸道德譴責。

> σώφρονά τε ἀντὶ αἰσχρᾶς κομίσασθαι χάριν, καὶ μὴ ἡδονὴν δόντας ἄλλοις κακίαν αὐτοὺς ἀντιλαβεῖν ... ἐπίπονον δὲ τὴν δύσκλειαν αὐτοῦ ἀφανίσαι.（3.58.1-2）
>
> 提供睿智的恩情，不提供可恥的恩情。（σώφρονά τε ἀντὶ αἰσχρᾶς

1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κομίσασθαι χάριν）不要取悅他人卻換得不義……洗刷惡名並非易事。

底比斯人回應布拉泰亞人的演講裏也出現了三次 χάρις。

3.63.3-4. 這裡 χάρις 出現兩次。底比斯人指責雅典是奴役整個希臘世界的獨裁者；對獨裁者沒有回報恩情的道義；布拉泰亞人不應以回報恩情為理由聽命雅典。底比斯人與布拉泰亞人人一樣，都將 χάρις 區分為好與壞的 χάρις；唯有好的 χάρις 才是值得追求與遵守的規範。但底比斯人如何論證布拉泰亞與雅典關係是壞的 χάρις？

> καὶ οὐκ ἴσην αὐτοῖς τὴν χάριν ἀνταπέδοτε οὐδὲ αἰσχύνης ἀπηλλαγμένην· ὑμεῖς μὲν γὰρ ἀδικούμενοι αὐτούς, ὡς φατέ, ἐπηγάγεσθε, τοῖς δὲ ἀδικοῦσιν ἄλλους ξυνεργοὶ κατέστητε. καίτοι τὰς ὁμοίας χάριτας μὴ ἀντιδιδόναι αἰσχρὸν μᾶλλον ἢ τὰς μετὰ δικαιοσύνης μὲν ὀφειληθείσας, ἐς ἀδικίαν δὲ ἀποδιδομένας.（3.63.3-4）
>
> 你們布拉泰亞人回報雅典恩情既非平等，也不是無可指責。（οὐκ ἴσην … τὴν χάριν … οὐδὲ αἰσχύνης）依據你們說法，你們是因為遭受不公平壓迫才引進雅典人；但結果你們自己成了雅典欺壓其他人的共犯。比起以不正義手段回報正義的恩情，（τὰς μετὰ δικαιοσύνης … ἐς ἀδικίαν δὲ ἀποδιδομένας）更可恥的是不以相同方式回報恩情。（τὰς ὁμοίας χάριτας μὴ ἀντιδιδόναι）

這句話下半句很費解。'καίτοι τὰς ὁμοίας χάριτας μὴ ἀντιδιδόναι αἰσχρὸν μᾶλλον ἢ τὰς μετὰ δικαιοσύνης μὲν ὀφειληθείσας, ἐς ἀδικίαν δὲ ἀποδιδομένας'. 主詞是 αἰσχρὸν [ἐστι], 比較兩種 χάρις：一種是性質相同的 χάρις（τὰς ὁμοίας χάριτας）；另一種是性質不同的 χάρις（τὰς [χάριτας] μετὰ δικαιοσύνης μὲν ὀφειληθείσας, ἐς ἀδικίαν δὲ ἀποδιδομένας（施恩時合乎正義，但回報不合乎正義）。不回報性質相同的 χάρις 是可恥的，但不回報性質不同的 χάρις 並不可恥。換句話說，底比斯強調 χάρις 必須以正義回報正義；不合乎正義的回報是可恥的。這裡所謂正義指的是尊重與維護希臘城邦的自由與自主。

3.63.2-3. 底比斯人再次強調，就算真是如布拉泰亞人所宣稱，雅典保護布拉泰亞人免受底比斯不義侵略，但布拉泰亞人也不能幫助雅典奴役其他城邦，因為那是以不正義回報正義。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οὐκοῦν χρῆν τὰ πρὸς ἡμᾶς μόνον ὑμᾶς ἐπάγεσθαι αὐτοὺς καὶ μὴ ξυνεπιέναι μετ' αὐτῶν ἄλλοις（3.63.2）

所以你們只應引入雅典人對付我們，而不是與他們聯手攻擊其他城邦。

λέγετε ὡς αἰσχρὸν ἦν προδοῦναι τοὺς εὐεργέτας· πολὺ δέ γε αἴσχιον καὶ ἀδικώτερον τοὺς πάντας Ἕλληνας καταπροδοῦναι, οἷς ξυνωμόσατε, ἢ Ἀθηναίους μόνους, τοὺς μὲν καταδουλουμένους τὴν Ἑλλάδα, τοὺς δὲ ἐλευθεροῦντας.（3.63.3）

你們說背棄恩人是可恥的；但遠為可恥與不義的是背棄曾經一起發誓結盟的所有希臘人。獨獨雅典人在奴役整個希臘世界，其他所有人都致力解放希臘。

這句話與 3.63.4. 關聯最清楚，布拉泰亞人宣稱雅典對他們有恩，不能背棄；底比斯人反駁你們協助雅典奴役整個希臘的報恩方式極為可恥，更不正義。

3.67.6. 底比斯人在結論時呼籲斯巴達回報底比斯的恩情，判決布拉泰亞人有罪。底比斯強調布拉泰亞人是犯錯一方；因此回報底比斯恩情是正義的。這裡同樣有好與壞 χάρις 的區分，好的 χάρις 的規範才值得維護。但底比斯人對於斯巴達過去有什麼恩情？底比斯人很模糊地說恩情來自底比斯人的熱誠。目前找到唯一相關是底比斯人在對抗雅典的積極作為，（3.62.4；3.67.3）但這與布拉泰亞在波斯戰爭的豐功偉業比起來實在很渺小。底比斯人要求斯巴達回報恩情的訴求實在很勉強。

ἡμῖν ἄνομα παθοῦσιν ἀνταπόδοτε χάριν δικαίαν ὧν πρόθυμοι γεγενήμεθα.（3.67.6）

我們底比斯人是布拉泰亞人違法亂紀的受害者。斯巴達人啊，請為我們過去熱誠，給予我們公平回報。（ἀνταπόδοτε χάριν δικαίαν）

六、χάρις 的信用問題

信用是 χάρις 建立時首要問題。χάρις 與 τιμωρία 不同，是兩個非親非故城邦的互惠協議，施恩者無法訴諸深刻文化或血緣連帶。其次，在國際政治中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常欠缺有效處理爭議的仲裁機構，施恩的城邦可能血本無歸。其次，我們也看到 χάρις 被人們區分為好與壞的 χάρις，提供受惠者拒絕回報的冠冕堂皇理由。最後，χάρις 的受惠者通常身陷困境，不能即時回報，也不能提供保證回報的抵押品。受惠者只能日後脫離困境後回報，不能如同商業交易一般一手交錢，一手交貨。χάρις 有這樣的不確定性，也難怪科賽拉使者求助雅典時花費相當篇幅與心力要證明科賽拉有恩必報的信用，開頭第一句話便強調科賽拉人必然牢記雅典恩情。（τὴν χάριν βέβαιον ἕξουσιν，1.32.1）[28]相對地，科林斯使者也不斷攻擊科賽拉人毫無信用，必然忘恩負義。其次，某些雅典政治領袖在討論如何維護雅典帝國時，主張 βία 優於 χάρις，也是因為信用問題。

1.32.1. 科賽拉使者與科林斯使者在雅典最精彩辯論主題之一就是科賽拉人信用問題。科賽拉人要證明自己有恩必報，才能贏得雅典援助；科林斯人竭力攻擊科賽拉人信用不良，以斷絕雅典幫助科賽拉的念頭。科賽拉使者一開頭便指出證明科賽拉人有恩必報是他們演講主要任務之一。

> δίκαιον, ὦ Ἀθηναῖοι, ... ὥςπερ καὶ ἡμεῖς νῦν … ἀναδιδάξαι ... ὡς καὶ τὴν χάριν βέβαιον ἕξουσιν·（1.32.1）
>
> 禮尚往來，雅典人民啊……我們這種人有必要確實說明……我們將會真誠感謝。（τὴν χάριν βέβαιον）

1.34.3. 科賽拉使者攻擊科林斯對待科賽拉的行徑不符合公義原則，又悍然拒絕國際仲裁。他們諷刺這種競爭對手的回報將令雅典痛苦萬分。

> ὁ γὰρ ἐλαχίστας τὰς μεταμελείας ἐκ τοῦ χαρίζεσθαι τοῖς ἐναντίοις λαμβάνων ἀσφαλέστατος ἂν διατελοίη.（1.34.3）
>
> 最不會因對手感謝（ἐκ τοῦ χαρίζεσθαι τοῖς ἐναντίοις）而悔恨的人最能夠獲致最後成功。

28 βέβαιος（穩定、堅固）常用於形容 χάρις，其他段落包括 “βεβαιότερος δὲ ὁ δράσας τὴν χάριν ... σῴζειν” (2.40.4); “βέβαιον τὴν χάριν τῆς ἀρετῆς ἔχουσι” (3.56.7); “Λακεδαιμονίοις ἔξεστιν ὑμῖν φίλους γενέσθαι βεβαίως, αὐτῶν τε προκαλεσαμένων χαρισαμένοις τε μᾶλλον ἢ βιασαέμνοις” (4.20.3-4) Hewitt (1927: 146, 159) 指出 χάρις 常搭配與記憶相關詞如 μνησάμενοι, μνήμην, ἀπομνήσεσθαι 等。這兩類詞都用於受惠者，表達受惠者的信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6.12.1. 雅典領袖尼西亞斯（Nicias，c. 470-413 BC）警告雅典人勿相信那些來雅典求援的西西里人，認為他們滿口謊言，成功時不知感恩（χάριν μὴ ἀξιαν ειδέναι），失敗時連累朋友遭殃。

> ἢ κατορθώσαντας χάριν μὴ ἀξίαν εἰδέναι ἢ πταίσαντάς που τοὺς φίλους ξυναπολέσαι.（6.12.1）
>
> 他們得意時不知適當感恩（χάριν μὴ ἀξιαν ειδέναι）；不順遂時反而連累朋友一起毀滅。

七、χάρις 與民主的衝突

χάρις 的不平等關係，雖非絕對，但仍然與極為強調平等的雅典民主有一定程度衝突。雅典人慣以 χάρις 定義雅典帝國與屬邦的關係，但就內部民主政治而言，χάρις 反而變成負面字眼，帶有諂媚、逢迎的意味。除了人格貶抑外，這樣的 χάρις 也傷害民主政治：政治領袖任務是提供正確與真實見解作為群眾決策的參考，當政治領袖改以諂媚逢迎心態討好群眾，不說真話，群眾被蒙蔽做出錯誤決策，傷害民主。雅典民主後期發展中雅典人民逐漸接受公民不平等的現實。但那是妥協，不代表民主與 χάρις 的緊張關係消失不見。

許多學者都指出雅典民主對不平等關係的疑慮。J. K. Davis（1971: xvii）指出雅典民主建立後，雅典貴族改以公益慈善家身份出現，以求在民主雅典有一席之地。Josiah Ober 認為直到雅典失去帝國後，因為需要邦內富人支持城邦財政，雅典才容許富人更大施展空間。[29]Paul Millett （1998: 244）看法 Ober 類似，但強調即使雅典貴族獲得更多特權，雅典平民仍居領導地位。Simon Hornblower 主編的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說明民主雅典對施恩者的頑強抗拒，直到西元前三世紀才願意以正式頭銜承認施恩公民的地位。[30]

29 Ober (1989: 240) “The existence of economic inequalities created considerable tension in Athens. The demos needed the rich men, since with the loss of the empire the democracy was able to function only by taxing their surplus wealth. The wealthy in turn knew that the state was run out of their pocketbooks; they expected to be, and indeed were, allowed to retain certain social privileges in compensation for their cash outlay. The recognition that the rich were privileged inevitably led to a sense of resentment among the masses, whose dominate ideology stressed political and legal equality.” Ober (1989: 241, 307, 335-6) 說明雅典如何調節內部 χάρις 與民主平等的原則。亦參見 Davies (1981: 90).

30 Hornblower and Spawforth (2012: Euergetism). “In Classical Athens beneficence in this tradition, while lingering into the 5th cent., was inimical to the ideal equality of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多數學者側重貧富不均造成的政治尊卑的問題。相較之下，《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突顯的反而是政治人物阿諛主權人民，不敢直言不諱，造成民主決策品質下降問題；換句話說，不平等關係不只壓抑地位卑賤者，也傷害這關係中所有人。[31]

3.42.6. 雅典公民大會在討論處置米堤里尼城邦（Mytilene）叛變問題時，政治領袖克里昂一開頭便指控對手收賄，他的對手戴爾多突斯（Diodotus）反駁這樣指控不健康，不利於雅典民主運作。戴爾多突斯強調政治領袖不應用抹黑手段恐嚇對手，而是應該在平等辯論中証明自己主張優於對方（ἀπὸ τοῦ ἴσου φαίνεσθαι ἄμεινον λέγοντα, 3.42.5）。[32]他也主張好的城邦應適當獎勵辯論勝出的領袖，但不要處罰失敗者。如此不管勝利或失敗，政治領袖都不至於用諂媚大眾的態度說話，就好像人民是高高在上的施恩者，政治領袖是卑微的請求者。

戴爾多突斯這段話很重要，標示了民主社會運作某種理想型態。但在這裡，我們只說明與本文相關部份。首先，戴爾多突斯是在闡述民主社會內部人民與領袖的關係，在這內部關係中平等是最高價值之一，也因此 χάρις 雖比武力統

Athenian Democracy, which preferred instead to impose on rich citizens the compulsory duty of the liturgy. Although 4th-cent. Athens conferred the title 'benefactor' on foreigners, only in the 3rd cent. does the type of the 'benefactor politician' emerge clearly in the Greek city." Christ (2012: 93) 認為雅典民主發展出某種公民倫理以緩解施恩與受惠的不平等關係: 個別公民之間和平相處與互相尊重，但不要求積極協助他人，如此維持公民間平等與自由的空間；但在公民與城邦的關係中，公民與城邦理應互相幫忙。Christ 的說法是否成立，有待另文討論，但也是察覺到 χάρις 與公民平等原則的緊張關係。Nick Fisher (2019: 60-61)則堅持 χάρις 解決精英與大眾的緊張關係；兩個原本對立階級透過共同參與活動，創造共同的愉悅經驗與認同，彼此互惠，不僅弭平尊卑之別，甚至團結一體。Fisher 這篇文章僅提及修習底德一次，並未有系統性分析。但考量現今學界研究多強調利益衝突，Fisher 的社群主義觀點（communitarianism）有其價值。我們或許無須在社群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做取捨，而是將兩者同時視為互補的兩個社會面向。Fisher (2019: 64)便持此一立場: "the complex festival practices and exchanges sustained by these collective conceptions of charis and reciprocities across wealth and class divides did create a socially and politically valuable consensus, which co-existed with fluctuating assessments (then and now) of the balance of material advantage between groups; and such groups in any case need to be analysed in subtler terms than the simple opposition of 'mass' and 'elite', rich and poor."

31 Konstan (1998: 291) 是例外： "Because mortals are fallible, Themistios observes, we all have need of honest criticism."

32 Ober (1989: 320-4) 指出戴爾多突斯的主張並非個人獨特見解，而是出自雅典民主文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治可取，但 χάρις 建立的上下從屬關係仍然不符合民主社會價值，也因此成了反理性的諂媚與迎合。戴爾多突斯說道：

> οὕτω γὰρ ὅ τε κατορθῶν ἥκιστα ἂν ἐπὶ τῷ ἔτι μειζόνων ἀξιοῦσθαι παρὰ γνώμην τι καὶ πρὸς χάριν λέγοι, ὅ τε μὴ ἐπιτυχὼν ὀρέγοιτο τῷ αὐτῷ χαριζόμενός τι καὶ αὐτὸς προσάγεσθαι τὸ πλῆθος.（3.42.6）
>
> 因為在這樣原則之下，人們被肯定時，最不可能為了獲得更大聲名，違背理性，用諂媚姿態說話（πρὸς χάριν λέγοι）；被否定時也不會為了爭取人民支持，同樣地諂媚（χαριζόμενος）與違背理性。

7.8.2. 雅典遠征西西里島的敘拉古城邦（Syracuse），戰事不順。雅典將軍尼西亞斯不用使者傳話，改以書面向雅典公民報告，唯恐使者為了取悅暴民或者其他問題而未能夠讓雅典人民真正了解他真實建議。雖然說這段說的是尼西亞斯內心考量，但卻類似在米堤里尼城邦審判中戴爾多突斯公開的主張：理想民主討論應該是排除一切干擾，讓人放膽直言，說出真相，作為公民決策的參考。不平等的 χάρις 會傷害民主文化。

> φοβούμενος δὲ μὴ οἱ πεμπόμενοι ἢ κατὰ τὴν τοῦ λέγειν ἀδυνασίαν ἢ καὶ μνήμης ἐλλιπεῖς γιγνόμενοι ἢ τῷ ὄχλῳ πρὸς χάριν τι λέγοντες οὐ τὰ ὄντα ἀπαγγέλλωσιν（7.8.2）
>
> 尼西亞斯害怕派回去的人或者是表達能力欠佳，或者記憶力不好，或者是會為了取悅暴民亂講話（τῷ ὄχλῳ πρὸς χάριν τι λέγοντες），因而無法正確傳達實情。

8.88.1. 亞奇拜阿迪（Alcibiades，451-403 BC）宣稱爭取波斯艦隊援助（但他後來並未履行承諾），誇稱給予在薩摩斯島（Samos）的雅典海軍重要恩情。這段話明顯觸犯了雅典民主規矩。亞奇拜阿迪膽敢向雅典海軍宣示施恩顯示雙方此時並非平等。除了亞奇拜阿迪本身性格張狂以外，雅典海軍此時面臨城邦內部寡頭政變，對外遭遇斯巴達與波斯聯手夾擊，也只能吞忍狂妄者的施恩。

> Ἀλκιβιάδης ... ὑποσχόμενος τοῖς ἐν τῇ Σάμῳ ἀσφαλῆ καὶ μεγάλην χάριν（8.88.1）
>
> 亞奇拜阿迪向在薩摩斯島的雅典海軍承諾必定兌現的大恩（ἀσφαλ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καὶ μεγάλην χάριν）。

八、結論

χάρις 提供古希臘城邦與個人一個極為有用的外交選項。χάρις 可以在沒有任何文化與血統淵源的城邦與個人之間建立關聯，譬如素無來往的雅典與科賽拉城邦，以及雅典政治人物提彌斯托克利以及素昧平生的船夫之間。χάρις 甚至可以存在有敵意的城邦之間，譬如科林斯與雅典，斯巴達將軍包參尼亞斯以及波斯王。其次，χάρις 也可以作為美化國際現實主義的包裝。譬如雅典帝國主義者可以 χάρις 美化武力壓迫屬邦的事實；斯巴達用來美化被迫向雅典求和的事實。最後，理想友誼超越互惠原則，期待朋友之間全力付出，不求回報。城邦之間少有真正友誼，城邦與城邦之間真正尋求的是建立 χάρις，彼此互惠。

χάρις 是雙方自願建立的關係。施恩者答應受惠者請求之前有三個考量。首先，援助受惠者是否違反施恩者本身利益，甚至惹禍上身。科賽拉城邦向雅典求援時，雅典左右為難，因為可能因此引發與科林斯及斯巴達的軍事衝突。雅典逃犯提彌斯托克利要求船夫引渡時，船夫也必須考量幫助通緝要犯的風險。第二個考量是 χάρις 與其他規範的衝突；援助受惠者是否淪為包庇惡人，甚至助紂為虐的不義之舉。布拉泰亞人與底比斯人為了爭取斯巴達人的支持，各自強調自己才是公平與正義一方，對方則是不公不義一方；違背公義的 χάρις 只會帶給斯巴達可恥名聲。最後一個考量則是受惠者信用問題。在 χάρις 的關係中，受惠者身陷困難，無法提供任何實質抵押品保證日後必定回報。受惠者日後若不回報，施恩者通常莫可奈何。科賽拉使者向雅典求援時，便極力要證明科賽拉必定報答雅典恩情；對手科林斯城邦使者也極力攻擊科賽拉信用問題。雅典帝國主義者也一直抱怨屬邦對於雅典寬大為懷不知感恩，不如以武力直接管制。斯巴達人最後也未回報布拉泰亞人對希臘世界的貢獻。

最後，χάρις 造成施恩與受惠的尊卑關係，雖非絕對不平等，但仍然相當程度改變了當事者地位。施恩者與受惠者互動微妙。施恩者這一方樂於誇耀自己善行，積極表現自己優越。科林斯、布拉泰亞人，底比斯人等城邦在談判時都強調他們的付出，理直氣壯地要求獲得回報。而雅典領袖伯里克利更誇稱雅典是樂在付出的好朋友，屬邦則是回報恩情不情不願的壞朋友，其他雅典帝國主義者也有類似抱怨。

但是受惠者這一方則是想方設法盡可能改變屈居人下狀態。斯巴達攝政王包參尼亞斯求助波斯王時，先送回波斯戰俘，因為如此可以把自己從低下受惠者翻轉為施恩者。雅典將軍提彌斯托克利偽稱曾經幫助過波斯先王，也是類似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論文資料庫

策略。當斯巴達軍隊入侵雅典領土時，伯里克利寧願捐贈私人房產，也不願意他的斯巴達朋友有施恩於己的機會。雅典在對外關係上雖然誇耀自己施恩者地位，但在內部則視 χάρις 為違反公民平等原則的墮落行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黃俊龍，〈雅典民主與法治如何相輔相成：以埃斯奇尼斯與德摩特尼斯的法庭演說為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31 卷第 1 期，2019 年 3 月，頁 1-39。

Alberti, Ioannes Baptista, ed. and trans. 1972-2000. *Thucydidis Historiae*. Typis Officinae Polygraphicae.

Christ, Matthew R. 2012. *The Limits of Altruism in Democratic Athe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rane, Gregory. 1998. *Thucydides and the Ancient Simplicity: the Limits of Political Re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ed. 2000. *Perseus 2.0: Interactive Sources and Studies on Ancient Greece*. Yale University Press.

Crawley, Richard, trans. 1998. *Thcuydides.* Edited by Robert B. Strassler. Simon & Schuster.

Davies, John K. 1971. *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600-300 B.C.* The Clarendon Press.

———. 1981. *Wealth and the Power of Wealth in Classical Athens*. Arno Press.

Fisher, Nick. 2019. “Charis, Sweetest of Gods: Wealth and Reciprocity in Classical Athens.” In *The Power of Individual and Community in Ancient Athens and Beyond: Essays in Honour of John K. Davies*, edited by Zosia Archibald and Jan Haywood. Classical Press of Wales.

Fragoulaki, Maria. 2013. *Kinship in Thucydides: International Ties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ill, Christopher, Norman Postlethwaite, and Richard Seaford, eds. 1998. *Reciprocity in Ancient Gree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omme, A. W., A. Andrewes, and K. J. Dover. 1981.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5 vols. Clarendon Press.

Hansen, Mogens Herman, and Thomas Heine Nielsen. 2004. *An Inventory of Archaic and Classical Polei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rman, Gabriel. 1998. “Reciprocity, Altruism, and the Prison’s Dilemma.” In *Reciprocity in Ancient Greece*, edited by Christopher Gill, Norman Postlethwaite, and Richard Sea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ewitt, Joseph William. 1927. “The Terminology of ‘Gratitude’ in Greek.” *Classical Philology* 22 (2): 142-61. https://doi.org/10.1086/360883.

Hooker, J. T. 1974. “Χαρις and ἀρετή in Thucydides.” *Hermes* 102: 164-69. https://www.jstor.org/stable/447583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ornblower, Simon. 1991-2008.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3 vo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nd Antony Spawforth. 2012.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4th 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www.oxfordreference.com/display/10.1093/acref/9780199545568.001.0001/acref-9780199545568

Konstan, David. 1998. "Reciprocity and Friendship." In *Reciprocity in Ancient Greece*, edited by Christopher Gill, Norman Postlethwaite, and Richard Sea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00. "Altruism." *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logical Association* 130: 1-17. https://dx.doi.org/10.1353/apa.2000.0006.

Lattimore, Steven, trans. 1998.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Hackett.

Liddell, H.G. and Robert Scott. 1996. *A Greek English Lexicon*. Clarendon Press. https://stephanus.tlg.uci.edu/lsj/#eid=1

Low, Polly. 2007. *Interstate Relations in Classical Greece: Morality and Pow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cLachlan, Bonnie. 1993. *The Age of Gra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illett, Paul. 1998. "The Rhetoric of Reciprocity in Classical Athens." In *Reciprocity in Ancient Greece*, edited by Christopher Gill, Norman Postlethwaite, and Richard Sea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issiou, Anna. 1998. "Reciprocal Generosity in the Foreign Affairs of Fifth-Century Athens and Sparta." In *Reciprocity in Ancient Greece*, edited by Christopher Gill, Norman Postlethwaite, and Richard Sea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ber, Josiah. 1989.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elling, Christopher. 2022a. *Thucydides: Book V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22b. *Thucydides: Book V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hodes, P. J. 1998. *Thucydides: History IV.1-V.24*. Aris & Philips.

———. 2008. *Thucydides: History II*. Aris & Philips.

———. 2014a. *Thucydides: History I*. Aris & Philips.

———. 2014b. *Thucydides: History III*. Aris & Philips.

Rusten, J. S. 1989. *Thucydides: Book 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aford, Richard. 1998. "Introduction." In *Reciprocity in Ancient Greece*, edited by Christopher Gill, Norman Postlethwaite, and Richard Sea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Van Berkel, Tazuko Angela. 2020. *The Economics of Friendship: Conceptions of Reciprocity in Classical Greece*. Bril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Warner, Rex. 1972.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enguin Books.
Zanker, Graham. 1998. "Beyond Reciprocity: The Akhilleus–Priam Scene in Iliad 24." In *Reciprocity in Ancient Greece*, edited by Christopher Gill, Norman Postlethwaite, and Richard Sea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